

和大雪“躲猫猫”

■王晓伟

我这身体就跟天气预报似的，又开始准时咳嗽了。这不，除了上班，几乎门都不敢出，生怕寒气袭体，加重病症。没办法，只得又开启“躲猫猫”模式了。

“躲猫猫”是我安慰儿子说的话。别看他只有几岁，可机灵得很，总是不停地问这问那，特别是关于大雪节气的。大雪要下大雪吗？没有下雪咋这么冷？为什么没有下大雪？是不是风把大雪吹跑了？面对儿子的一连串追问，我总是绞尽脑汁地回答：大雪节气不一定下大雪，是节气使然，天寒地冻；不下雪和气候条件有关；至于是不是风把雪吹走了，这要看具体的天气，等等。

面对我的回答，儿子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不过，相较于我的答案，他貌似更为向往窗外的景色。有时，路过一只小猫，他都会趴在窗前看许久，甚至停下了他的问题，安静下来。面对儿子的安静，我亦会陷入沉思：人在进化的过程中，有时还不如那些小动物。就身体这一项，无论是灵活度还是御寒能力，似乎都差

了那么一点点。

直到那小猫一个扭身，钻入菜园的篱笆墙，不见了踪影，儿子便又回过头来，有了新的问题。我干脆往前走走，坐到窗前，抚摸着他的小脑袋，一边回答，一边指着篱笆墙下枯萎的辣椒秧——那是我今年夏天种过的菜园，那时绿油油的一片，到处彰显着生机，还有儿子在里面玩耍的身影。没想到他还记得，故而说出一句“冬天不好，讨厌大雪”的话来。

这也难怪，大雪过后，寒冬的序幕正式拉开。像我这种天生有支气管病史的人，自然要注意防范。尤其是儿子，他还太小，免疫力不强，只得陪着我一起宅在家中。正因如此，每当望向窗外，他若有问题，我便一一回答。别说他羡慕外面，谁又不向往自由呢？但事情也不全是这样，就像那片枯黄带给我的思绪——说话间，我咳嗽一声，将儿子揽入了怀中。

大雪寒冬，万物冬藏。绿植变得枯黄，将营养收敛于根部，悄悄积攒能量。儿子听后虽然疑惑，但还是挣脱开我，站

起来望向外面。也许是刚才那只猫还牵动着他的思绪，他的眼睛总看向那篱笆墙处。我笑一声，又把他拉过来，让他想想小蚂蚁、小蜜蜂、小蝴蝶之类的，这些夏日里的精灵，菜园里可没少见到。他这才瞪大了眼睛，专心致志起来。

要问那些小精灵哪里去了？答案自然在“躲猫猫”。它们一个个都躲着冬天，躲着大雪，待到春暖花开，就会再探出头来。听到这里，儿子的眼里瞬时闪起了亮光。他说，冬天寒冷，大雪节气，那些小花、小草都躲到了地下，小蚂蚁和小蜜蜂都躲到了自己的家中，它们这会儿或许和我们一样，正看着外面呢！

听了儿子对“躲猫猫”的这番理解，我欣慰地笑了。当那只小猫再次从篱笆墙下探出身来，儿子竟像好友般提醒它：“快躲起来，等到春暖花开再出来！”

那一刻，我忽然彻悟：大雪节气所昭示的，并非仅仅是严寒与肃杀。它更像



就在家乡

诗和远方

冬日遐思

■子巍

把岁月串成糖葫芦一样的日子
冬天像一片害羞的雪花姗姗而至
悠扬的钟声震荡在纯净的眼眸里

听，生活与大地倾心交谈
远方的风景洋溢着芬芳
季节长廊，城市的思念如歌
于平凡中跋涉，在前行中畅想

看，太阳摇曳万家灯火
几番耕耘就有几多收获
就这样穿过旷野的风
放声歌咏大地每一寸光明

新的一天又要来临
让我们播下青春的种子
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共同奏响生命大合唱的最强音

冬，若无雪，便失了魂。

儿时总信，雪是冬的印章。
瓦檐下冰棱如银刀，麻雀缩成一团绒球，连风都裹着细碎的凉，
像是雪在远处磨着刀刃。那时
节，若晨起推窗不见白，便觉这
冬是赝品——光秃秃的枝桠戴着
灰天，像未写完的诗稿，缺了
最关键的那笔。

雪落时，世界便换了韵脚。
初雪最妙，如絮如羽，轻轻覆盖
枯草尖、麦苗青、老墙斑驳的
痕。脚踩上去，先有“咯吱”的轻
响，继而松软的雪沫钻进鞋口，
凉得人缩脖子，却又忍不住笑。
雪是冬的信使，它一来，连麻雀都
改了性子，不再叽喳，只缩在
枝桠间啄雪粒，像在翻捡遗落的
星星。

雪后初晴更妙。日头爬上
东山，雪地便泛起淡蓝的光，连
影子都浸在这光里，显得格外清
瘦。孩子们堆雪人，大人扫门前
雪，连猫儿都爱往雪堆里钻，出
来时沾了满身雪屑，像朵会走的
花。这时节，连呼吸都带着甜，
是雪在鼻尖化开时，那点凉丝丝
的甜，像冬藏的蜜，又像未说完
的誓言。

可雪也有脾气。有时它来
得猛，一夜便埋了门槛，得用竹
帚扫出条小径；有时它来得吝
啬，只薄薄一层，刚够盖住枯叶，
转眼又化了。但无论怎样，有雪
的冬，总多了几分庄重——它让
枯寂的冬有了仪式感，让寒冷有
了形状，让等待有了依托。

后来才懂，雪原是冬的隐
喻。它用最朴素的方式，教会我们“留白”的哲学——
天地间最浓的笔墨，往往需要最素的底色来衬。雪落
时，万物归静，连风都放轻了脚步，怕惊了这方寸间的
清寂。这时节，人便容易想起往事：童年的雪仗、母亲
晒的棉鞋、父亲扫雪的背影……雪是时间的信笺，它
落在哪里，便把记忆封存在哪里。

若冬无雪，便只剩干冷的空。枝桠空荡荡地指着
天，风卷着尘沙打旋，连阳光都失了温度，像块未淬火
的铁。这样的冬，少了雪的润泽，便少了冬该有的厚
重——它不再是四季的句点，而成了未完成的残篇。

所以，雪是冬的魂。它让冬有了重量，有了温度，
有了可触摸的诗意。它教会我们，最深的寂静里藏着
最浓的生机，最素的底色上能长出最艳的春。若冬无
雪，便如诗无韵、画无骨。虽称其名，却失其神。

冬若有雪，便是完整的冬——它用一场雪，把寒
冷酿成温柔，把等待写成希望，把岁月叠成诗行。这，
才是冬的本相，才是雪的哲思。

如果没有雪就不算冬天

寒风里冬至暖

■马晓炜

“老爸，过了大雪节气，可就是冬至啦！到时候咱们还去那家店打卡吃水饺呗？”晚上接女儿放学，她一跨上我心爱的“小电驴”，就迫不及待和我预约冬至的夜宵。孩子都是这样，遇到喜欢的味道，总会念念不忘。

女儿去年升入高中，学校离家不到两公里，我天天骑电动车接送。低碳环保不说，更难得的是路上这短短十几分钟的亲子时光。每天往返，要经过一个不算热闹，却也从不冷清的街角。夜幕降临时，常有摊贩推着小车沿街铺开，烧烤的焦香、炒饭的油香、水饺的鲜香随风飘散，整条街好像浸在暖融融的烟火气里。虽然日路通，可我从未停下脚步。

没想到，最终我会以这样的方式走进这片烟火。

那晚寒风瑟瑟，我和众多家长挤在校门口，翘首朝里张望。见女儿有说有笑地走出校门，就知她心情不错。果然，她一坐上后座，就如出笼的小鸟，叽叽喳喳说校园的见闻，尤其讲到临下课时，班主任突然祝大家“节日快乐”，同学们先是一脸懵，随后想起今天是冬至。

我也恍然回神。民间素来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北方有吃饺子、吃馄饨的习

俗，南方有吃汤圆、吃米团的习惯。虽然南北风俗各异，但是冬至吃水饺的习俗较为普遍，农谚有“十月一，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年终事多，我竟然把这个重要的日子忘到脑后。眼下包饺子是来不及了，但是过节仪式感不能少，我转头对女儿说：“走，爸请你吃饺子去。”她爽快应允了。

转眼到了夜市。我在一个水饺摊前停步，老板热情招呼。也许因为天冷，摊前并无多少生意，几盏灯照着清寂的街道，风儿吹过，显得有些萧索。

老板动作麻利，不多时，两碗热腾腾的饺子端上了桌。饺子小巧饱满，在汤里浮沉，香气扑鼻。我夹起一个送入口中，皮薄馅足，鲜香满口，那味道异常熟悉。是的，是家乡的味道。我不由大快朵颐，女儿也连声称贊：“这饺子和回老家吃的一个味儿！”

老板听见夸赞，从氤氲的热气后绕到我们桌前，搓了搓手笑道：“饺子是俺现包的，馅给得实在，皮也筋道。做买卖嘛，讲的是良心，何况今个儿是冬至。”他一开口，满是熟悉的乡音。我忍不住问：“老板老家是哪的？”他报出的地名，真的离我老家不远。

隆冬，窗外一片雪白，天地尽是萧瑟。觅食的鸟儿从窗前飞快掠过，路人裹紧棉衣，个个行色匆匆。此刻，天静，地静，连周遭的空气都仿佛凝住了冷意，唯有一室书香，酿出暖意。

冬日读书，最是惬意暖心。清晨推窗，伴着晨风中的薄寒翻书，“沙沙”的声响轻缓柔和，与窗外呼啸的寒风对峙而立，那些无言的文字，为人筑起一道无形的暖墙，尤其读散文大家的烟火文字，似听见了农家炉火的噼啪声，暖融融的意象从字里行间漫出。彼时，恰逢母亲在厨房烤了红薯，焦甜的香气顺着门缝钻进来，与墨香缠绕在一起，咬一口软糯的红薯，甜意从舌尖漫到心头，再低头读几行文字，味觉与嗅觉的暖意交织，便是冬日里最踏实的幸福。

冬夜床头捧卷细读，是一件暖事。若家中有老式煤炉，火苗在炉膛里轻轻跳动，橘红色的光映着墙面，炉壁温热得刚好能暖手。手捧书卷坐于炉边，偶尔抬眼望一眼跳动的火苗，指尖翻过纸页时，能感受到书页吸收了掌心温度后的温润。窗外，夜色如墨，寒风呼啸着拍打窗棂，室内却因一盏暖灯、一本好书、一炉炭火而暖意融融。温馨的灯光洒在书页上，一个一个文字仿佛有了生命，鲜活地跃入眼帘：

读《苏东坡传》，看他屡遭贬谪却依然“一蓑烟雨任平生”，那份豁达与通透如炭火般，在心底燃起对抗困境的暖意；读汪曾祺的《人间草木》，邻里间的寒暄、市集上的吆喝、灶台上的烟火，文字里的温情让人想起远方的亲友，孤寂的冬夜便多了份慰藉。若是孩子依偎在身旁，指着绘本上的图画听你讲故事，稚嫩的呼吸拂过书页，共读的时光便如冬日暖阳，既温暖了孩子的童年，也柔化了成人的心境。

若恰逢雪天读书，便是暖到了极致。煮一杯热茶，备三五茶点，选几本喜爱的诗词置于手边，耳边伴着若有若无的轻音乐。端坐窗前，读几页文字，抬眼赏几眼雪景，内心便生出无限温柔。雪花在北风中轻舞，落在山川树木，落在大街小巷，天地一片茫茫，仿佛盖上了一床巨大的白色绒毯，万籁俱寂。此时左手捧热茶，暖意顺着指尖蔓延全身；右手握书卷，诗句在心头流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阔，“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的清雅，“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闲适……不由得想起李清照与赵明诚“赌书泼茶”的雅事，寒冬里夫妻二人共读斗诗，茶香伴着书香，输赢皆是情趣，那份藏在文字里的生活暖意，穿越千年依然动人。

书香生暖

■郭海燕

乡村的冬日读书，又有另一番质朴的暖。坐在农家小院的竹椅上，冬日的太阳斜斜地洒下来，晒得人浑身松软。读一本乡土文学，耳边是远处的鸡鸣犬吠，近处的柴门轻响，书香与泥土的芬芳、柴火的烟味相融。偶尔有邻里路过，笑着递来一把炒花生，剥开带着余温的花生壳，咸香的滋味在口中散开，再低头读几行文字，乡村的静谧与烟火气，让读书的暖意多了份接地气的踏实。此时便懂了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的执著——古人在寒冬中尚且为求知不惧严寒，如今我们坐拥暖衣热茶、明窗净几，更能体会到文字带来的精神暖意，那是跨越时空的共鸣，是心灵的滋补与丰盈。

冬日易生倦怠与迷茫，读书便是最好的“精神炭火”。冬日的沉静，适合慢读沉淀，在书页间反思生活，积累学识，如同冬日里积蓄力量的草木，看似沉寂，实则在默默生长。

“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袁枚在寒夜沉醉书海，忘了寒意，忘了时间，只因书中的文字足以抵御凛冽寒风。冬天，日短夜长，不妨捧一卷好书，在墨香氤氲中，把隆冬过成惬意的暖季。

可雪也有脾气。有时它来得猛，一夜便埋了门槛，得用竹帚扫出条小径；有时它来得吝啬，只薄薄一层，刚够盖住枯叶，转眼又化了。但无论怎样，有雪的冬，总多了几分庄重——它让枯寂的冬有了仪式感，让寒冷有了形状，让等待有了依托。

后来才懂，雪原是冬的隐喻。它用最朴素的方式，教会我们“留白”的哲学——天地间最浓的笔墨，往往需要最素的底色来衬。雪落时，万物归静，连风都放轻了脚步，怕惊了这方寸间的清寂。这时节，人便容易想起往事：童年的雪仗、母亲晒的棉鞋、父亲扫雪的背影……雪是时间的信笺，它落在哪里，便把记忆封在哪里。

若冬无雪，便只剩干冷的空。枝桠空荡荡地指着天，风卷着尘沙打旋，连阳光都失了温度，像块未淬火的铁。这样的冬，少了雪的润泽，便少了冬该有的厚重——它不再是四季的句点，而成了未完成的残篇。

所以，雪是冬的魂。它让冬有了重量，有了温度，有了可触摸的诗意。它教会我们，最深的寂静里藏着最浓的生机，最素的底色上能长出最艳的春。若冬无雪，便如诗无韵、画无骨。虽称其名，却失其神。

冬若有雪，便是完整的冬——它用一场雪，把寒冷酿成温柔，把等待写成希望，把岁月叠成诗行。这，才是冬的本相，才是雪的哲思。